

至爱亲朋

为嬷洗脚

□杨永敏

我双手捧着盛满温热水的洗脚盆，声音里浸着难掩的哽咽，对窝在姐姐怀里的母亲轻声唤道：“嬷，您躺好别动，儿子给您洗洗脚。”（“嬷”是我们天津老家对母亲最亲昵的称呼。）

此刻的母亲，早已被病魔啃噬得只剩一副嶙峋瘦骨，她抬眼望着我和姐姐，枯瘦的手指微微动了动，虚弱地点了点头。我小心翼翼地托起母亲那双病后愈发瘦小的小脚，轻轻放进水盆里，指尖抚过她脚背干瘪的皮肤，那上面还留着岁月刻下的细碎纹路。我搓得轻柔，洗得仔细，生怕稍一用力，便会碰疼了她。抬头看时，母亲那张刻满我半生记忆的脸庞——那张伴我走过50年风雨的脸，正漾着一抹浅浅的笑，眼里盛着满足，眉间缀着幸福。那一刻，我强忍的泪意再也绷不住，如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出。姐姐双手紧紧扶着母亲，咬着牙冲我低喝：“不许哭，别让咱嬷看见难受！”她嘴上劝着我，可话音未落，两行清泪已顺着她的脸颊滚落，砸在衣襟上，洇出一小片深色的痕。

17岁那年，母亲嫁给了父亲。17岁的豆蔻年华，本该是簪花描眉、笑靥轻扬的年纪，她却一头扎进了柴米油盐的琐碎里。为了撑起这个家，拉扯大我们几个孩子，她天不亮就起床，生火做饭，洒扫庭院，蹣跚着一双小脚，在屋里屋外忙得脚不沾地。可生活的重压，非但没有压垮她，反而淬炼出她坚韧不拔、豁达乐观的性子。岁月在她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，却也赠予她淳朴善良的底色，这，就是我的母亲。

母亲一辈子都守着乡下的老屋。我到市区工作后，曾多次接她来住，可在农村生活惯了的她，每次住不了几天，就念叨着要回老家。她说，城里的房子太闷，不如老家的院子敞亮；城里的邻居太生分，不如老家的乡亲热络。我深知，老家的柴门小巷、锅碗瓢盆、左邻右舍，才是她心之所系的根，是她魂牵梦萦的归宿。孝顺孝顺，顺着老人的心，才是真正的孝。我拗不过她，



只能由着她的心意，送她回去。

陪母亲从医院回来那天，正是腊月二十六。一路上，母亲都沉默着，望着车窗外飞逝的风景，眼神里藏着我读不懂的情绪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把我叫进房里，语气平静得让人心慌：“三娃，妈想回老家过年。”这句话，像一块巨石，狠狠砸在我的心上，让我险些瘫坐在地。母亲是冥冥之中预感到了什么吗？我强装出一副轻松的模样，劝道：“嬷，医生都说了，就是胃不好，养养就好了；您别多想，在这儿好好过年，等过了正月十五，儿子再送您回去。”母亲见我这般坚持，便没再说话，转身从包袱里掏出一个信封，递给我：“这是你平时给我的零花钱，我在这儿吃喝不愁，也没处花。城里花销大，你留着自己用吧。”我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，泪水汹涌而出：“嬷，这是儿子孝敬您的，您拿着！”母亲颤巍巍地扶起我，用粗糙的手掌替我擦去眼泪，掌心的温度烫得我心口发疼，她叹了口气：“傻孩子，妈知道你心。那这钱，妈就先替你存着。”见母亲松了口气，我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。为了驱散这屋子里的伤感，我转身去卫生间，端来一盆热水，柔声说：“嬷，让儿子给您洗个脚吧。”

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给母亲洗脚。母亲的脚，是被旧社会的陋习缠过的小脚，变形而瘦小，藏着半生的风霜。我替她脱去鞋袜，将那双脚轻轻放进水里，指尖细细地揉，慢慢地搓，足足洗了十多分钟。温热的水漫过她的脚背，也漫过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。当我抬起头时，望见母亲的脸上，漾开了一抹灿若暖阳的笑意，那笑容，温暖得让我永生难忘。

我最后一次为母亲洗脚，是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。那天傍晚，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棂，洒在母亲苍白的脸上。她突然睁开眼睛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拉着我的手，气若游丝地说：“三娃，再给嬷洗一次脚吧，让妈干干净净地走。”我含着泪，在姐姐的搀扶下，再次为母亲端来热水，细细地为她洗脚、擦脚。指尖抚过她冰凉的皮肤，我多想时间能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当我用毛巾轻轻擦干母亲脚上的水珠时，她靠在姐姐的怀里，脸上带着满足幸福的笑容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封棺那天，我特意将那个为母亲洗过脚的塑料盆，轻轻放在了她的脚头边。我想，这个陪着母亲走过最后时光的盆，能替我继续陪着干干净净了一辈子的母亲。我总相信，倘若母亲在那边想洗脚了，定会托梦给我。

童真

一枚硬币

□王奕翰(新康实验学校五2班)

你们是不是有时候，会因为自己没有被看到、被重视，而感到自己没用？那么，且听我讲个小故事。

从前，有一枚小硬币，面值只有一元，甚至连个像样的名字都没有，一直在主人的钱包里“苟延残喘”。主人是个收银员，钱包里住的都是百元大钞。由于小硬币的面值实在太小了，它一直没被找出去。钱包里有个“恶霸”，面值五百元，仗着自己面值大，又见小硬币面值小、好欺负，便天天带着收编的小弟们欺负它。但就算这样，小硬币心里还是有个梦想：实现自己的价值。无论如何，被找出去也好，被花掉也罢，就算遍体鳞伤，它也愿意。机会来了！

一天，一个大人领着孩子来买东西。他们买了个99元的东西，付了100元。正好，收银员需要将一元钱找回去。小硬币看到了，激动得欣喜若狂，一蹦三尺高。主人的手伸向了小硬币，小硬币闭上双眼，等待着被拿起。突然，一个黑影从小硬币头上划过——主人拿了一块糖，递给了小孩。原来，这是收银员和顾客的约定，一颗糖就当一元钱。

小硬币哭了出来，看着梦想在眼前破碎，再想想那些被欺负的往事，它再也忍不住了，纵身一跃，跳出了主人的钱包，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。

它在街上滚着，发出一点可怜的反光，企图能有人把它捡起，可是，换来的只有冷眼：路人们都懒得为它弯腰，所有人都觉得为它浪费时间不值。一些不懂事的小孩，还试图把它踢进下水道。它边哭边躲边滚，一直滚呀滚……

深夜，下班的主人经过游戏机厅，被里面闪烁的光和热闹的声音吸引住了。主人走进去，想玩一台游戏机，可机器却告诉他：需要投币才能玩。主人打开钱包，那张五百元大钞立刻跳了出来，其他的百元钞也簇拥着，可它们都是纸币啊。

主人失望地摇了摇头。正当他准备走出游戏厅时，小硬币滚到了他脚下，一头撞在他的鞋尖，停了下来。主人看见了，弯腰捡起了这枚躺在地上的小硬币，在纸币们羡慕的目光中，把它投进了游戏机。随后，主人开开心心地玩了起来。小硬币隔着玻璃，看着因为游戏胜利而兴奋欢呼的主人，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忽然，小硬币觉得身后十分热闹，便转过身来——上百个硬币正在狂欢，唱歌的，跳舞的，热烈欢迎这位新成员的加入。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：不要因为自己看起来普通，就认为自己没用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用处。只要存在，就是维持世界秩序的一分子。如果有任何一个本该存在的东西没有出现，人类乃至世界的历史都可能被改写。本质上，任何人做任何事，都可能极其重要，就像那句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每个人都是世界的根本，没有这些根本，世界就“崩”了。比如，一滴水也可以去滋润大树，一株弱不禁风的小树苗也可以长成大树为人们遮阳，一只小蚯蚓也能让土地更加松软。

所以，人缺的往往不是用武之地，而是等待机会的耐心。



俏夕阳

镜头里的七姐妹时光

□盖素云 赵秦昉

在我们七姐妹的快乐图鉴里，总有一个忙碌又帅气的身影，那就是我们的专属摄影师吕天顺。从春到冬，从佳节到日常，是他用镜头记录，让每一份欢笑都有迹可循，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永恒。

春天的花海是我们故事的开篇，桃花、樱花、牡丹花开得正艳时，天顺便成了最用心的“捕光者”。他时而踮脚寻找最佳视角，让花瓣的露珠与我们眼角的笑意同框；时而弯腰贴近地面，用花丛作前景，定格我们与繁花相映的温柔模样。姐妹们或轻嗅花香、或抬手比心、或并肩浅笑，那些喜笑颜开的瞬间、与花比美的俏皮姿势，都被他精准捕捉。在他的镜头下，人与花相映成趣，每一帧都像精心绘制的油画，藏着春日里最动人的欢喜。

夏日荷塘边，他顶着烈日穿梭在绿荫与碧水间，额角的汗珠浸湿了衣衫，却依旧耐心地指导我们调整姿态。“再靠近一点荷叶，侧脸更好看”“笑自然些，风来了抓拍最灵动”，他的轻声

叮嘱让我们毫无顾虑地尽情舒展。无论是倚栏望荷的优雅，还是戏水打闹的活泼，都在快门声中永久珍藏，成为夏日里最清凉的回忆。

秋日的丰收田埂、层林尽染的山野，是他镜头下的天然画卷。他跟着我们穿梭在金黄的稻田里，弯腰捕捉稻穗与裙摆的摇曳；登上山坡寻找最佳视角，将漫山红叶与我们的欢歌笑语一同收入镜头。姐妹们捧着果实的满足、漫步林间的惬意，都被他化作了最温暖的画面，让丰收的喜悦与秋日的静美相得益彰。

冬日雪花飞舞时，他冒着严寒记录下我们的雀跃。雪地中，我们堆雪人、打雪仗，冻得鼻尖通红却依旧笑得开怀。他时而蹲在雪地里，抓拍雪花落在发间的瞬间；时而站在高处，定格我们追逐嬉戏的身影。那些裹着棉衣的憨态、雪中奔跑的活力，都在他的镜头里变得格外动人，让寒冷的冬日也盛满了温暖。

除了四季美景，每一个重要的节日也都离不开天顺的身影。元宵节团聚观灯、妇女节的温馨聚餐、劳动节的

郊外踏青、建党节的红色之旅、国庆节的爱国合影、元旦佳节的团圆时刻，他始终是最忙碌也最靠谱的存在。姐妹们轻盈地摆出各种姿势：亭亭玉立时尽显优雅，俏皮浅笑时活力四溢，并肩相拥时情意暖暖。婀娜身姿与周遭景致相互映衬，快门声此起彼伏，他用耐心与细心，让我们在镜头前尽情释放真我，将每一份开心快乐都定格成珍贵的回忆。

姐妹们的快乐，藏在每一段抖音视频里，更藏在天顺的辛苦付出中。为了一个好作品，他不辞辛劳地找角度、调参数、修视频，从拍摄到剪辑全程用心，只为给我们呈现最完美的画面。他高超的拍摄技术，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最美的样子；他的耐心细致，让每一次拍摄都充满安全感；他的默默坚守，让我们的团队活动更添温暖。

感谢天顺，用镜头为我们记录下这一路的欢笑与美好，让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变成了永恒的珍贵回忆。唯愿时光停驻，我们继续相伴同行，而他的镜头，永远能捕捉到世间最动人的温暖与欢喜。

